



校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7



川
馬



37- 6819

竹書紀年	穆天子傳	越絕書
吳越春秋	西京雜記	漢武帝內傳
飛燕外傳	雜事秘辛	華陽國志
十六國春秋	三國志辨誤	元經薛氏傳
羣輔錄	英雄記	高士傳
蓮社高賢傳	裊儂傳	

竹書紀年目錄

卷上	黃帝軒轅氏	帝摯少昊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啓	帝太康	帝仲康
	帝杼	帝芬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發	帝癸	殷商成湯	外丙	仲壬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丁
	庚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卷下	周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隱王

紀年卷上 梁沈約附註 金谿王賢楷校

黃帝軒轅氏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漢魏叢書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 初制冕服 黃帝作冕疏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于中宮等二元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園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蟻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樵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雉霧既降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 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一百年地裂 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

帝摯少昊氏

約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帝顓頊高陽氏

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歷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

七十八年帝陟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鞀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郟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于三何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

漢魏叢書

竹書紀年

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虞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箕命羲和曆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焦偃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簞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箴脯又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

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黨莢一日歷莢洪水既平功歸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御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土為口泥似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閩色授帝舜言虞夏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泉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誓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帝舜有虞氏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夢肩長與長等遂登庸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翼 作大韶之樂

即帝位堂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景星出于房地出乘黃之馬

三年命咎陶作刑

九年西王母來朝

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口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啓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管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紉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群臣咸進頓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成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于下吳榮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亦文緣錯其文言當禪禹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均后育娥皇也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帝禹夏后氏

母曰修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已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口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元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是為洪範三年喪畢都于陽城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 頒夏時于邦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 夏六月雨金子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禹立四十五年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啓

帝啓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瑤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有扈在始平鄠縣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子季子武觀于西河 武觀即五觀也觀口國今頓丘衛縣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十六年陟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敗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帝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一作依同姓諸侯斟觀斟鄩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征淮夷

二年征風及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十五年商侯相士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二十年寒浞滅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高

斟灌之墟是為帝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奔有仍氏

竹書紀年

夏世子少康生

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

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近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甲辰年

伯子杼帥師伐之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乙巳年

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患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浞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為備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為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既多力又喜走艾乃畋獵放犬者獸因噬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於是夏衆滅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聞之立為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虛失官至是而復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園土

四十四年陟

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

芒或曰帝荒

帝世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風夷亦夷黃夷

二十五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扁

帝扁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廩 一名盾甲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 昆吾氏遷于許已姓名樊封于衛夏衰為伯遷于舊許

八年天有祲孽十日並出其年陟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三年王畋于葛山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陽葛山天大風暗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

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為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既

長為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

魯陽其後為范氏

九年陟 殷侯復歸于商止

帝昊 昊一作皐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 夏袁昆吾豕韋相繼為伯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 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壻會于上池 諸夷入舞

七年陟 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築傾宮 毀容臺 畎夷入于岐以叛

六年跂踵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地震 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 初作輦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子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荝華之玉荝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

妃于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 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侯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帥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日並出 費伯昌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瞿山崩 殺其大夫闢龍逢 商師征昆吾 冬聆陸災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師征三股戰于郟獲桀于雀門放之于南巢

于南巢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終壬子成

殷商成湯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為天子三讓遂

即天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禱與其妹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御卵而

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長為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於商後十

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哲而有韻句身而揚聲長九尺

臂有四肘是為成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

退立黃魚雙躡黑鳥隨之止于壇上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成湯當代之構杙之神見于

邳山有神牽白狼御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

下之號曰殷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 氏羌來賓

二十年大旱 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 鑄金幣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

十年大饗于太廟 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十九年陟

少庚約按史記作太庚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巳 名侏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子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為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大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為中宗竹書作太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六年征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 邠人侏人叛

十年陟

河囂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三年彭伯克邠

四年征藍夷

五年侏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侏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竹書紀年

十四年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六年陟

陽甲一名和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

四年陟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圍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斂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于大小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曜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國語作帝甲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 冬王返自西戎祖甲西征一舟山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 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

馮辛殷親作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千里王十穀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史記作大丁非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自沫歸

漢魏書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拒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執王季於塞庫焉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

傳久矣

十二年周文王有鳳集於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名羨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名受即紂也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邶侯周侯為西伯昌

三年有雀生鷁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雨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遊於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為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鳥集于周社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受命自此年始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周文王莫畢 西于豐三十里

四十二年 周武王元年 西伯發受丹書于昌尚 有女子化為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 峽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執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 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秋周師次于鮮原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伐殷至刑止更 名刑止曰懷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起癸亥 終戊寅

竹書紀年卷下

周武王

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款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棄之 哂蒼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籍覆之姜源以為異乃收養焉 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

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李歷李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 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已濬于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 尺胸有四乳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大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 季歷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 告文王文王幣率群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亦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 子亡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 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 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鈴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落出授尚書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鸞鷲鳴 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 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年將伐紂至于孟津公百諸 侯不朝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 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銜 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 呂尚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高室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瑯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於管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 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初狩方岳誥于沫邑 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 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冬十有二月王步年五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夏六月葬武王於畢 秋王加元

服 武庚以殷叛 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邳以叛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夏四月初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子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春二月王如豐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王如

東都諸侯來朝 冬王歸自東都 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蒞祚親政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作象舞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 越裳氏來朝 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帥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帥會齊侯魯侯伐戎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 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 堯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侯至于日

昴榮光並出葦河青雲浮空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

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

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 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郊四夷來賓 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子咸陽

約按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秋毛懿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昭王 名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邠伯命 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十六年伐楚涉漢過大兗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大矰雉克皆震喪六師于漢 王陟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駮耳

九年築春宮 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夏四月王敗于軍止 五月作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冬蒐于泮澤 作

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作重壁臺 冬王觀于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 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 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于青鳥所解山 三危 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泚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濇薨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共王 名繁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遁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電江漢水牛馬死是年厲王生

八年初牧于汧渭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享齊哀公于鼎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冬雨電大如礪 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厲王 名胡居豈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王陟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楚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齊獻公山薨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謗為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十二年王亡奔魏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虢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共伯和

十四年獫狁侵宗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 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 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 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虢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

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復田賦 作戎車 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魯慎公薨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疆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西戎殺

秦仲 楚子霜卒

七年王錫伯命 王命懋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

十二年魯武公薨 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釐侯薨 王錫虢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亦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

三十年有鬼舞于鎬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陳僖公孝薨 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燕僖侯卒 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戎人滅姜邑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費生薨弟瑒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瑒叔元年

四十六年王陟

幽王 名涅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瑒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二年晉文侯元年 涇渭洛竭 岐山崩 初增賦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止是為鄭桓公

三年王嬖褒似 冬大震雷

四年秦人伐西戎 夏六月隕霜 陳夷公薨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皇父作都于向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西戎滅葢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虢人滅焦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王立褒似之子曰伯服為太子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郟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秋九月桃杏實 王師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申人郟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似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

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並立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已

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平王名宜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二年秦作西時 魯孝公薨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三年齊人滅祝 王錫司徒鄭伯命

四年燕傾侯卒 鄭人滅虢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宋戴公薨

六年燕哀侯卒 鄭遷於溱洧

七年楚子儀卒

八年鄭殺其大夫闞其思

十年秦還于汧渭

十三年魏武公薨

十四年晉人滅韓

十八年秦丈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考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 王人戍申

四十年齊莊公卒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緡立是為莊伯自是晉侯在翼梅翼侯

四十一年辛亥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襄公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是為鄂侯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無雲而雷 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王陟

桓王 名林

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

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一作相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至于家谷

三年甲子晉哀侯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高一軍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芮人乘京 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十一年晉元子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

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黷是荀叔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十九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 名佗

竹書紀年

元年乙酉曲沃尚一軍是於晉

六年五月葬桓王

十五年王陟

釐王 名胡齊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

四年晉武公二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左傳註晉侯緡是年滅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王陟

惠王 名閔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晉獻公朝 王如成周周陽白免舞于市

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王化為蜮射人

九年晉城絳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畢萬晉滅於大夫趙韓魏萌於此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河澤潤當作洞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 王陟

襄王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夷齊里克殺之及車子立夷吾

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晉殺里克

三年雨金子晉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十五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圍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且降為秦師狐毛與先軫禦師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絳來與師言次子邰盟于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十六年乙酉晉文公元年晉殺子圍

十七年晉城荀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元年公驪元年

三十年洛絕于洵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夷率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頃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 王陟

漢魏叢書

匡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 晉靈公為趙盾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定王

元年乙卯 晉成公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晉成 卒于扈

八年 壬戌晉景公元年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

二十一年王陟

簡王

元年丙子

五年晉景公卒

六年 辛巳晉厲公元年

十三年晉厲公卒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十四年 己丑晉悼王陟

靈王

十四年 庚申晉悼公卒

十五年 甲辰晉平公元年

二十七年王陟

景王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 十月晉平公卒

十四年 庚午晉昭公元年 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十九年晉昭公卒 冬十二月桃李花

二十年 晉頃公元年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 庚寅晉定公元年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

二十六年淇絕于舊衛

漢魏叢書

竹書紀年

三

三十九年晉城頓止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二年晉出公元年

四年於越滅吳

六年晉澮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王陟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勾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六年晉河絕于扈

七年晉荀瑶城南梁一本公二十年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止

十三年晉韓廳取盧氏城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年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十八年己丑晉敬公元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王陟

考王

元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立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晉幽公柳元年魯悼公卒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止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五年晉丹水出反潔

六年晉大夫秦嘉駭幽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七年王成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韓武子都平陽

八年趙城平邑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圖平邑 於越滅滕

十二年於越子朱句伐鄭以鄭子鳩歸

十四年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通遂獲韓舉平邑新城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卻陽 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止叛于趙田布圍廩止

翟角趙孔肩韓氏救廩止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通

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二十四年王陟

安王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韓非子作桓侯

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年大風晝昏 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封公子緩侯擊元年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二十三年於越遷于吳

二十六年王陟 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乎錯

枝為君

烈王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邯鄲地名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 魏觸諸侯于范臺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韓山堅賊其君哀

侯

六年辛亥梁惠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蔡滕城

七年王陟 我師伐趙圍蜀陽 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顯王

元年癸丑鄭城邢止自此韓改稱曰鄭 秦子向命為藍君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通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 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 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顯立

五年雨碧于郢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六年吾師伐邯鄲取例人我師伐邯鄲取肥 雨黍于齊

竹書記年

七年我與邯鄲趙榆次陽邑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太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 城殷

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鄭取屯留尚子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杞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它陽

之圍歸釐于鄭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於越子無疆卒是為莢蠋卯次無疆立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 齊師及燕戰于

洹水齊師遁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 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

襄陵

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帥縣于襄陵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秦伐韓與惠成王使趙靈破之不知是何年

十七年燕代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晉取元武濬澤 即雷澤舜漁處

十八年齊築房以為長城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哀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二十二年王黃孫何侵楚人三戶乳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濇陽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絳中地壻西絕于汾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與齊田盼戰于馬陵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 王攻衛鞅我

師敗遁

二十八年城濟陽 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曰尚

二十九年邲遷于薛 三月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年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 不知何年附此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改元稱一年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 於越子無疆伐楚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不知何年附此

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遁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

漢書紀年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没于淵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王陟

慎親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二年魏惠成王薨

三年今王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

隱王 史記作相王名延 益報德聲相近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二年齊地景長長大餘高一尺 魏以張儀為相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王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 四月越王使公師隔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五月

張儀卒

四年翟章伐衛 魏敗趙將韓舉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王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此年未的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

九年城皮氏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十三年邯鄲命史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于釜丘 楚入雍氏楚人敗

十六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今王終二十年

識

漢書紀年

竹書紀年

三

右竹書紀年三卷按晉書東晉傳太康元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共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與經傳大異則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太甲殺伊尹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也杜預左傳後序則云太康元年汲郡得古文科斗書久廢不能盡通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惟紀年最為分了紀年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為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哀王之二十年謂之今古文意大似春秋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二說互有詳略但其紀年皆自夏始而今書則起黃帝軒轅氏其言夏殷周年數不如本傳所說亦無益于啟位事豈後之編此書者考諸經傳得以監省違失從而刪改之邪而今書尚有伊尹自立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之文沈約疑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人所益又有文丁殺季歷事約亦略為疏證約於此書討論不必無功但多引讖緯好陳符瑞故於其所著宋書創為此志蓋其蔽也而劉知幾羅長源之徒猶以因堯舜之說舉而諉之竹書正謂竹書出於魏晉之間當時逢君之臣為之分謗而附益之則東晉傳中又何不與益伊尹事並舉而譏之也齊東野語盡屬無稽斯又可以不辨汝上王漢識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與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老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迂也登群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祗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晉郭璞註

南城鄭濂校

古文

飲天子蠲音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地在鄴縣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載立不舍言在車上至于鉞山之下即鉞山在常山石邑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阿山也於是得絕鉞山之隊隊謂谷中北循虛沱之陽虛沱河今在陽水北沱音乙酉天子北升于口天子北征于天戎國語曰穆王將征天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索駝之駝索駝音駝

戎口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卒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與大夫皆

其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險之關隘西已亥論鷹門山也音俞已亥至子馬

居禹知之平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子邠人邠國名音河宗之子孫邠栢祭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

皮十良馬六之傳曰先進乘車天子使并利受之并利穆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澤為舍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

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於河宗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

于河水之阿阿水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邠邦之南滲澤之上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紆音嘔也河

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馬夷也惟河宗氏河四貢之宗王也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勞

五兩為一束先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也天子大服冕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帳帶帳帶天子

利梁固大夫韋將六師也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帳帶帳帶天子

搢芻謂之大圭搢指帶也芻音忽也夾佩左右秦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官人陳牲全五口

具牛羊之品也傳曰牲全肥脂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載再拜稽首稽首也祝沉牛

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如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蓋女當永致用當事幹理世事也

向再拜穆王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詔女崑崙口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崑崙

乃至於崑崙之北以觀春山之瑤瑤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為晦言蓋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命已木天子大朝于黃

山之特禮河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瑤禮圖曰天子之瑤曰玉果石似美玉所瑿珠瑿玉類燭銀銀有精

黃金之膏金膏亦稱玉膏天子之瑤萬金口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女言諸侯之瑤

集錄者不續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于金水牛犀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其勢

以見開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口器于金水牛犀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其勢

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壯勳也伯天曰征鳥使翼曰鳥為音餘也鷄鷄飛八百里即鷄雞名獸使足口走千里

狡狴口野馬走五百里如馬而小狡音後狴音狴也印印距虛走百里山海經云蝮蝮距虛並音之耳麻口二十

里白麻以上似次第曰伯天皆致河典數載河伯以為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驅導以極西上極

乙丑天子西濟于河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冬暖也燕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天之丙寅天子屬官郊器所得瑤物

乃命正公郊父所取正者郊父為之受勅憲憲教令也管仲曰八駿之乘在下以飲于枝詩之中水岐成詩

音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間天子之駿駿者馬赤驥赤驥世所謂盜驪為馬細頸

赤如華而赤今名馬標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駒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

赤考為棗驢棗驢赤也綠耳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為穆王得盜驪華驢綠耳

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止翟猴口黃南口來白皆駿狗之名亦天子之御造父三百為御者

脩芍及趙父善御穆王封之於曰天子是與出口入數田獵釣弋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也而辨於

樂辨作遊後世亦追數吾過乎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時也農工既得

登也男女衣食無缺百姓瑤富安也官人執事各視故天有昔時民口氏嚮口國何謀於樂而不視樂自及何意之忘

穆天子傳卷二 古文 伯天口口封膜畫于河水之陽疑畫人名以為殷人主祀謂王其祭丁巳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賢聖所居

有大木碩草碩大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畫口之人居慮慮古驛字獻酒百口于天子百下脫威天子已飲而行遂

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流皆見山海經有鸚鵡鳥之山一名梅天子三日舍于鸚鵡鳥之山口吉日辛

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遊遊四海登昆侖山而豐口隆之壘壘上字疑作豐豐隆望御雲得大壯

謂增高其上土以認後世詔謂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種口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禮書甲子天子北征

也以標顯之耳以認後世詔謂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種口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禮書甲子天子北征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曰今

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數方三十里澤中有草

爰有蘼蕪莞蒲菴菴蒲或曰莞蒲齊

茅苴苴音倍蕪而細音蕪

乃獻白玉口隻口角之一口三可以口沐乃進食口酒十口姑劓九口

亦味中糜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口昆命此以上似說封

北守春山之寶獸以崇表聖德

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朱帶口飾三十淮南子曰其具

工布之

四口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

天子又與之黃金二六以爲犧

以三十口人于昆命立季夏丁卯

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

華農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寶持歸種之

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係條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

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命元

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

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

圖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惟帝之平圃也

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

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

之陽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口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口始如麋小頭大鼻麋鹿是也

爰有

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龍能獸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爰有白鳥青鵬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鹿亦

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述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武帝巡

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鳥氏先出自

皮至于赤鳥之人其獻酒于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糝麥百載糝似黍

周宗與周同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

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因即封之于吳詔以

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賄用周室之璧賄賄也封八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命山出美玉

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鳥之人口其墨乘四周禮大夫黃金四十鎰二十兩貝帶五十朱三百裹刀乃膜拜而受

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

漢武帝取外國香曰天子五日休于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鳥之人好獻女子天子思好也女聽女列為嬖人

一名聽下文曰赤鳥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口舍趙趙趙趙

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崑崙

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崑崙山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漠之鄉以言外域人名

師于濱水穀梁傳曰狄人謂濱泉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胥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

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人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是月之邦因以辛卯天子

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山海經云羣玉山容口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口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

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爰有口木西膜之所謂口天子

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梁佩於是載玉萬隻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遊乃命刑侯待攻玉者待留之

受其牢重慎費其伯天曰口氏檻口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嬰三六卽孟也徐朱三百裹潛時乃膜而受戊戌

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割閭氏音天子乃命割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

山乃徹祭器于割閭之人昨賜之温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鷄韓氏爰有樂野温

和糝麥之所草此字作草下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寶玉之所口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積之下乃命六師

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良犬

七十謂習者物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糝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嬰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口雕官

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

日樂池因改名為廣樂池猶漢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是曰竹林竹林感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

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草名丁巳天子西征已未宿於黃鼠之山西口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

之邦

穆天子傳卷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致敬也

好獻錦組百純純名也周禮曰純帛口組三百純純名也周禮曰純帛西王母再拜受之將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謠歌曰白雲在天山際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音將子無死將請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此野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山在齊乃紀日入所也跡于弇山之石題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音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音曰世民作憂以吟曰北徂西土

也徂往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鵠與處鵠音嘉命不音我惟帝帝天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

涕墮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音世民之子唯天之望音丁未天子飲于温山音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隸人疑

不可知也說此鳥脫落已酉天子飲于溱水之上音乃發憲命憲謂詔六師之人音其羽爰有口數水澤爰有陵衍平陸

大阜曰陵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

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琤之上疑亦同乃奏廣樂音六師之人

翔歌于曠原翔猶遊也得獲無疆無疆無鳥獸絕羣言取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口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

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縛為一車百縛為一縛已亥天子東歸六師音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

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音口智氏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音疋音野馬

野牛四十守犬七十音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口天子此遊于祿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于天子

天子賜之狗瓊采音黃金之嬰音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裏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已丑至

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已亥至于瓜瓠之山音三周若城音三關氏胡氏音之所口口天子遂

東征南絕沙衍音沙衍水中有沙者

辛丑天子渴于沙衍音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騾之頸取其青血以飲

天子音今西方羌胡刺馬

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詣首音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遙

爰有萇栢曰言余之人命懷音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口諸

飣獻酒于天子音諸亦人名音

穆天子傳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涓水濁潏氏之所食音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飣氏之所衣被音草木皮可

以為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繩氏之西疆音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繩氏黑水之

阿爰有野麥音爰有荅董音西膜之所謂木禾音木禾粟類也長五尋

重繩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音出采石

繩氏之所守曰枝斯瓊瑰音瓊瑰玉名左傳曰贈瓊瑰亦玉名琅玕音琅玕石似珠也

玲瓏音玲瓏玉名皆無珎珎音珎珎玉屬也

微尾音凡好石之器于是出音孟秋癸巳天子命重繩氏共食天子之屬音五日丁酉天子升于米

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繩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音今外國人所鑄作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

休秋癸亥天子觴重繩之人解箴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鳥一隻貝帶五十珠七百裏筒箭桂薑百圓然纒雕

官解箴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解箴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口使栢天受之栢天曰重繩氏之先三苗

氏之口處以黃木繩銀采口乃膜拜而受音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已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口觴天子

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糝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口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

以有采石音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音乃獻良馬十匹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物牛二百以行

穆天子傳

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素駝天子之豪馬蒙牛蒙猶髡也山海經云龍狗或曰龍狗亦名豪羊牛似髦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鑿二九員帶三十朱三百裏桂董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翻駟疑華而左綠耳右駿赤龍古驥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園固為右次車之乘次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桓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幾千里至于巨蒐之人猶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因具牛羊之漣漣乳也今江南人亦以洗天子之足膚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甲戌巨蒐之人猶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秋麥也膜稷三十車膜稷也天子使栢天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箇箇靈璫璫琕佩百隻琅玕四十饒璫疑此符天子使造父受之口乃賜之銀木魂采黃金之鑿二九員帶四十朱三百裏桂董百崗猶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乃遂絕巖晉之谷已至于纒瑯河之水北阿爰有灤漵之口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事皇天子之山有模董其葉是食明后後也董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栢天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天送天子至于邠人邠伯絮賜天子于澡澤之上斯多之汭汭水河水之所南還還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天歸于汭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天再拜稽首辭去天子南還并子長松之澄長松有孟冬主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白用爰有黑羊白血記異癸亥天子南征并子髡之澄音丙寅天子至于鉏山之隊東并于二道之澄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駒造父為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坂并子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灑水以西灑水今在洛洛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

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截猶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按山海經云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羝之隊以西北并于盟門九河之澄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出于盟門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稟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穆天子傳卷五

古文

實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濯澤今平陽潞澤縣是也音濯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因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陵翟致賂國也音峻良馬百駟傳曰文歸畢之寶前取此寶也以詰其成詰謂責也陵子鳥胡口東牡夷狄有德者稱子見許男子消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故執許男不敢辭命還取束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子消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咎氏宴飲母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為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許男不敢辭并生于出尊禮記曰飯也坐之於尊遠使為酒魁飲以盡歡酬也乃用宴樂宴曲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兩君為好既獻反爵站上出尊蓋此之類天子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為夏庚午天子飲于消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口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圃田而虞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嶺山西至于口正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口之數南北五十口十虞東虞曰免臺

穆天子傳

南虞曰富正北虞曰相其御虞曰口來十虞所口辰天子次于軍正以畋于數口甲寅

以觀桑者桑者開闢也詩云乃飲于桑中之天子命桑虞者主桑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天子命歌南山有牂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乃紹宴樂

穆天子傳卷六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間乃口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已天子口征舍于道臺辛未紐道之獸

管子曰道榮之壤令吳人於是白鹿一悟蔡逸出走言突圍出悟觸也天子乘渠黃之乘口焉自此已上疑說天

呼田獵草草地為道音置於是白鹿一悟蔡逸出走言突圍出悟觸也天子乘渠黃之乘口焉自此已上疑說天

音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

漂口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謂感是曰樂人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姬事公羊傳曰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成者何或也或則屬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感柏為姬姓之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臺為盛姬是曰重壁之臺臺言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感柏為姬姓之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臺為盛姬是曰重壁之臺臺言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

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曰何其結也結也傳是曰壺輜壺器名輜音邁天子西至于重壁之臺盛姬告病曰天子哀之疑說盛

是曰哀次位次天子乃殯盛姬于止載之廟漢氏亦所在有廟焉口壬寅天子命哭今羣臣大臨也啟為主下伊也即

敵疑為開祭父賓喪禮儀天子王女叔姓為主叔姓穆王之女也音雍天子口賓之命終喪禮令特終於其殯而哭殯未成

年小內史執策內史主冊命者官人口不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敷猶鋪也禮盛饋具饋具饋具音饋肺臠醢音移也醢肉醬魚腊乾糗寒粥非進百物言備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音推器音推曾

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進肺臠祭酒以肺換鹽中以祭所謂振祭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口祭女又獻女主叔姓

叔姓拜受祭口祝報祭觴太師樂乃哭即位就喪畢哭內史口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曾祝捧饋而哭捧

手持御者口祈而哭御者入浴抗者賜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佐者承斗而哭佐者承斗而哭衣裳佩

口而哭樂口人陳琴瑟口琴疑琴上宜作箏如笛今載史箏箏如併兩而哭百口眾官人各口其職事以哭猶百

也族曰士女錯踊九口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者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飲

且徹饋者壺鼎俎豆皆佐者眾官人各口其職皆哭而出畢井利口事後出而收收飲者也或曰井利猶慢出不及

傳之矣癸卯大哭殯祀而載載也甲辰天子南葵盛姬於樂池之南池也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

也亦不拜後于諸侯疑字錯誤河濟之間共事供給黃城三邦之事黃城國之眾以示榮後七萃之士抗者即

車輦輦曾祝先喪曾祝先喪大匠御棺御棺也拜禮謂在前為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信折上畫日月及北

為通名鼓鐘以葬龍旗以口鳥以建鼓獸以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旗口百物喪器并

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禮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為節音節口祀大哭

凡而然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周室父兄子孫倍之位倍位諸侯屬子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

在外者倍姬姓子弟倍之或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百官眾人倍之哭者七倍之重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

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人王所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大夫女為官官人倍之官官為宮

賢庶妾倍之庶妾取哭者五倍踊者次從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棺曾祝哭于

喪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壁之臺三十里為

三舍休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圍喪車水水周流之也是曰固車水也曰殯祀之復祭孟冬辛亥刑侯曹

侯來吊曹國今濟陰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刑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廟門出

以迎刑侯曹侯再拜勞之問勞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刑侯謁哭于廟謁告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實侯相

北向而立大哭九刑侯屠踊三而止與太子太子送刑侯至廟門之外刑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門入哭太

子送之亦如刑侯之禮雖吊異天子具官見刑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歸刑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

未聞天子見之乃遣刑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天子出憲命憲命以或禮贈禮贈事衣物

音遂祭丑大哭而口甲寅殯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時也殯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

物具備去成史錄繇鐘鼓以赤下棺也七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下昧爽天子使嬖人所愛贈用文錦

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雙雙女主叔姓贈用茵組茵組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盡有禮贈也

禮記曰官井利乃藏藏之於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祥祠口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為盛姬謚曰哀叔人

搯臥短天子丘人鶴鶴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思哭是曰女姓之丘因以名丁卯天子

東征釣于漂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漂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詳癸酉天子南征至

于道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國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如絲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丁丑天子北征

穆天子傳

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弟王臣姬口祥祀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終喪于冀氏閱已卯天子西濟于河冀氏之遂庚辰舍茅茅尺地於是種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也是日素氏天子遂西南祭未至野王今河南中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陞疑此太而降休于兩栢之下有兩栢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萋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莫忘其舊更增感也是日較已未乙酉天子西絕鉅陞即鉅山之板一云癸巳遊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監蓋池今在河已丑天子南登于薄山望軫之陞今鉅橋西南縣于并鉅之山吉日癸巳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識

右穆天子傳六卷與周書紀年同出汲冢疑亦戰國時人因列子書周穆王篇有駕八駿賓西王母事依託為之非當日史官起居注也其生而稱謚純繆更瞭然易見然其文沈博奇麗篇紳先生猶有述焉謔獨怪其書盛姬事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度穆王雖老甚荒欲肆其心亦未必其漁色至不辨姓如此也抑所謂盛姬者不過如詩言彼美淑姬為婦人美稱且其得姓受氏已久如左傳中驪姬巴姬密姬皆不知於周何別而郭氏注遂引公羊傳實之則竟以盛為邴出文昭後矣五世親盡即通婚姻有是理乎謨又以為此注書者之過非史官之過也晉書東哲傳載穆天子傳本五篇言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事又雜事十九篇中有美人盛姬事後乃合為六卷不知誰所定也晁氏遂謂謚發古冢凡得六卷似為失考通考以穆天子傳冠起居注而於編年及諸雜史皆不取竹書紀年竊所未喻汝上王謔識

越絕書序

越絕名實群籍辨者非一成無核焉書豈古而未攷按載多吳越事崇文總目謂端木賜作尤非其又辨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雖明勇與國策諸權傾裨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間列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正吳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聘辭且將嫁於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霸術恥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為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於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真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梗出孟汝再家藏舊本於予頗為完善二子好古博文雅會斯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時嘉靖壬子夏六月朔日西蜀張佳胤撰

越絕目錄

外傳本事	卷一 荆平王內傳	卷二 外傳記吳地傳
卷三 吳內傳	卷四 計倪內經	
卷五 請糴內傳	卷六 外傳紀策考	
卷七 外傳記范伯	卷八 外傳記地	
卷九 外傳計倪	卷十 外傳記吳王古夢	
卷十一 外傳記寶劍	卷十二 內經九術	外傳記軍氣
卷十三 外傳枕中	卷十四 外傳卷申君	德序外傳記
卷十五 敘外傳記		

越絕書

外傳本事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脈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音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疆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為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疆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疆楚此其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賢臣轉死為生以敗為成越伐疆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 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為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疆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湯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蠱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約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為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為魯

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為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十講習學問曾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曾子胥所作也夫人情奉而不作窮則怨恨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方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為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託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尊故刪定復重以為中外篇焉

越絕卷一

撰人 闕

蕭山任如棠校

荆平王內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走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鼓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一作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

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碣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碣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休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於干谷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靈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靈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靈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靈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于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眾闔閭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與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十操鞭捶答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邱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卷二

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子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闔廬宮在高平里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久治城中春夏治姑蘇之臺且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破馳於遊臺與樂越走大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昭燕失火燒之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闔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吳古故陸道出胥門奏出土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吳古故從由奉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于將劔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閭門外高頸山

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閭門外郭中家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家在閭門外名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柳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邱 虎邱北莫格家古賢者避世家去縣二十里 被奏家鄧大家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家在閭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燧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蘇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孫城玉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家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家吳王客齊孫武家也去縣十里善為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為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蛇門外大印墓王不審名家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家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櫬溪橫中連鄉大邱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鷓鴣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閭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太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廬西山 吳北野禹標東所舍大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波者吳王田也今分為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廬湖城者闔廬所置廬也去縣五十里 櫬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櫬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祚確山故為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祚確 放山者在祚確山南以取長之一作祚確山下故有鄉名祚邑吳王惡其名內都中名通陵鄉 祚確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為

隆皇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家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口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王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宛山大家故越王王史家也去縣二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巴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家吳王不審名家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家吳王不審名家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為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侯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為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侯外越也去縣百里 其東大家搖王家也 烏程餘杭勳歛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柘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瀉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嚶曲阿故為雲陽縣 毗陵故為延陵吳王子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家淹君子女家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家者延陵季子家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家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家者越王不審名家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家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達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 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

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著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五十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
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王故祠江漢
海 於崇浦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吳君到闔廬時絕胥文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家也去縣三
十五里 白石一作山故為胥文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殿
屋以為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
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
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
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
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成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開春申
君所造 吳獄庭周二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家次去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
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於春申君并殺
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眾愚者
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見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並威王後
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項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通陵南南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港以為波
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二十七年壞諸侯
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於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

南北二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為荆王并有吳貫葉吳市西城名曰定錮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
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
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甌王為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濞
父字為仲一作近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高祖在西考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
元帝時賈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為牛宮今以為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
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
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鐘由鐘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為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
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三

吳內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
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莒表囊
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二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
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莒表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
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子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
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撻管平王墳曰昔
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

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
 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邱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
 定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
 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蠓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
 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可不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
 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慎視動者言存亡
 吉凶之應善惡之敘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范蠡值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
 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人入國地兆未發不先動眾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
 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眾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
 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
 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
 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 晉公子重耳之
 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為君文公為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憲諸侯朝天子於是
 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及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
 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仇殺無
 知故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莊公會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以汝
 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為桓公此之謂也 堯有不

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舜為
 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人瞽瞍
 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為夫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為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
 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殺其大罪立為齊相
 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
 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
 以務爭者紂為天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道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天下皆盡誠知
 其賢聖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得士民之眾而欲伐吳於
 是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甲系斷修循一作內矛赤雞積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方舟航賢儀塵者越人往如賢之
 未敢伐也還諸侯船為須慮巫怒紛紛者怒貌子去之刻姓婦殘朝涉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興師伐紂殺
 之武王未單單者堵也 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七十年而得
 舜舜明知人情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數諫不去堯舜之羽山此之罪天下家給人足未麥 順天地澤及夷狄於
 是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伐夏於桀而王道興躍革亂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新海內
 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金之伯之伯者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
 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以仁義爭
 此之謂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
 欲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也怒至

士擊高丈者躍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舜之時蘇不從令
堯遭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蘇治之九年弗能治堯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審於地形知蘇不能治不加於無
功刑罰不加於無謂舜之時蘇不從令也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管叔蔡叔不知周公
而讒之心見紂無道害行故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補解移風易俗改制作偃成王大恐乃發金滕之櫃察
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
之盛德也

越絕卷四

計倪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及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道江
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沉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
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
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
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文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與師
者必一有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饉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
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郵頭而皇皇彊弩口穀發不能當
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頭後儘與人同時而戰獨一無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
將王與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夫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
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張或彊或

怯不阜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歛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
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
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
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
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堯九佐之使主金元冥一作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
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水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竝有五方以為綱
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
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
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
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
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穀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
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
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群君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
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諫者反有德忠
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
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徽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
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諫諫而不聽家貧
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

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
 聖王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
 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
 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
 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
 容谷其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詳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
 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事之歲盡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
 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及其刑順其衡
 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乏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小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
 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恣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乏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伏
 同苦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糶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
 未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未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而
 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方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後
 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收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梁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
 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合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
 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穠比蔬倉故無賈辛貨之戶曰粟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五

請饗內傳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
 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坐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
 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其
 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不喜安
 佚而不聽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糶於吳夫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
 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
 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上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
 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糶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
 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吾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
 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之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
 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孤雉之戲也孤體卑而唯懼之夫獸豨尚以詐相就而泥
 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
 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入今越王為吾蒲伏約一作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
 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噬壁不忘竄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
 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
 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傳主成
 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語何感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為人臣也辯
 其君何必翹翹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

越絕書

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原利話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話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
 大宰話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避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
 諫外貌類親中情其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
 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羞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話對曰臣聞父子之
 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
 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話之言果與申胥避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
 聽一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子邦
 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話之交逢同謂太宰話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
 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話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眾氣之言君王志邦
 話之罪也七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話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
 太宰話曰子勉事一作後矣吳王之情在子子太宰話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
 然有憂色逢同垂江不對吳王曰夫話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忠也臣言而君行
 之則無後憂若君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歎然類欲
 有言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
 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
 君王與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
 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話而謀話曰善哉王與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
 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

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質走人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廢衣服
 純素不約不元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為邦寶越
 王句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與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劍殺申胥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且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
 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
 與群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
 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話王孫
 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一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話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為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
 早暮無時太宰話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與師伐吳
 至五湖太宰話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
 史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話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避而去越道之至餘杭
 山禽夫差殺太宰話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王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王親謂吳王曰昔者
 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
 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話逢同與其妻子

外傳紀策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觀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
 越絕卷六

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
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
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倭
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入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
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為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
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定之母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疆楚答平王墓久而
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眾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千金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
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與師戰於就李闔盧見中於
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與師伐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
詬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為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
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卧夢見并贏溢大與越爭彗越
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人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
溢者食有餘越在南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
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以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
同邪曲拍軀切諫虧命為邦受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諛人間之身且以誅范
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知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
智衰先遇閻盧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
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解齒何去之有蠹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處猶

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蠹審言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今然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
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之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夫一作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
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
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過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說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詬者名也
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詬以因奔於吳是時吳王闔盧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詬為人覽聞辭見目達耳通
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盧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詬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詬為
大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材未久闔盧卒詬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
從焉而忠臣齋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
天差淺短以是與詬專權倖骨為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索或伍戶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知
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及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
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眾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
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人出於東南指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
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
越向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漫外無一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
安宜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伸

越絕卷七

外傳記范伯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

越絕書

十

漢魏書

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一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蠡曰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街女不負街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闕四字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街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度眾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眾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蓋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眾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寬子胥復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甯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懼齊邦絕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今魯父母之邦也邱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市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

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疆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強臣切為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懸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曰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曰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

恥逃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解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我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父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其常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詬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如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出走

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曰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連大義則敵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夫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辭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乘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二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也

外傳記地傳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冀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柳桐棺穿廣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廷表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畝一衣當禹之時舜允倉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

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
海內外越別封前馬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
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虛之矛出死士
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
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
常情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
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朝楚
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先秦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
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陸門
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寸雷高丈六尺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
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蠡城陸門三水門三
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蠡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 以炤龜
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
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
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日宮臺也女出於芋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鬼女樸鄙
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
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
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上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大石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

功銘上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饌也 浦陽者句踐軍敗失眾憑於此去縣五十里夫
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家句踐處子家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者老壯長進諫
曰夫石買人以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
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卒獨專其權士眾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眾魚爛
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陸政令不行胥
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嚙唇吸齒今越句踐
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
計轉危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
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眾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
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
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徑百九十四步或
為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兩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
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為
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
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
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家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縣二十五里 葛山
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
百五十里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

踐罷吳畜大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大山其高為太亭去縣二十五里 白鹿山在大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鷄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里 洄江以來屬越豨豕山在餘暨東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為炭稱炭聚載從炭濱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家者句踐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一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為枿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 一日句踐僉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十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勸功焉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家者句踐客秦伊善炮龜冢也因名冢為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其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十人釣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亭祠今為和公郡社稷墟一作虛 巫山者越魘福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三里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坡其上馬華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華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坐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二步去縣四十里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十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首後因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從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嘯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足馬嘯嘯事吳史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教一作 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 山陰古

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瀟陽春亭山陰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為臣三年吳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東為右西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為干觀鄉 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為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王子孫在丹陽阜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十月立六月秦元王立至子嬰凡十五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毅政韓得韓王安政使將王賁政魏得魏王政使將王涉政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政楚得楚王成政使將史毅政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政齊得齊王建政更號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年渚秦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秦檣頭道度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六寸刻文立於越便正上其道九曲去縣二十一里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政口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信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秦諸暨錢唐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賈亭北年至臺不射去奏曲阿句谷度年渚西到咸陽崩

外傳計倪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魯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

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賈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諸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起一焉是故周子齊桓躬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白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王不計其辱以為賢者一乎仲二乎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羞君王祭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執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自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發貸貧多乃使群臣身問疾躬視死喪不危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覺則得象此之謂也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所以然者罷頓不得已子胥內憂為入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豈不悲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緜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迹印天之兆牽牛南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吾民歸如父母當胥之言唯恐為後師東向心得天之中越乃與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

未知存亡子胥知時變為謀兵為兩翼後人相應句踐大恐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容宰詬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詬不殺仇人與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取此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詬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治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苦一作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避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十

外傳記吳王占夢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未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閭廬口劓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鑊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鐸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詬對曰善哉夫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鑊炊而不蒸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鐸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也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詬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子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

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鑊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鑊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諛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億億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鑊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鑊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備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諛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縱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之糧視瞻不明據地餘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無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蕘秣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乎太宰嚭譏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子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子范蠡曰臣不敢殺王臣存王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謬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塞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十一

外傳記寶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臣關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鑿絕鐵鏃骨中決如染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梓如芙蓉始出觀其鈎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足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堊

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螭龍捧鑪火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秦吳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莖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此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齋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鈎魏魏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鈎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枉支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敢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因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城夫神聖王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王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城禹公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萬里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

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十二

內經九術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粟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堂蓋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位之易伐七曰疆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鋒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為策楯嬰以白璧鑊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三勿受昔祭起靈明射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藉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誇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三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而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妹喜殷亡於妲己周亡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而殺之越乃與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杭山滅吳禽夫差而戮太宰嚭其妻子

外傳記軍氣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強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

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謀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未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殺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殺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卒彊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彊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殺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彊殺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殺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殺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殺足而有多為一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強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殺七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殺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殺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七殺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七殺盡軍少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殺七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殺盡可不攻自降故明降和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合邑右子骨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軍無氣算於廟堂以知強弱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西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七士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須女也 齊故治臨淄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此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原安邑東井也 口故治雒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鄴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郡清河參也 鄭故治角亢也

越絕卷十三
外傳枕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意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未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入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心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甯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雉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降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強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觀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資

莫鬼叢書
越絕書

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
 盛水積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
 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不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知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
 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王施令
 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審為之奈何范子曰
 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謹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及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
 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
 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
 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攀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
 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
 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
 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
 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
 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
 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記之范子曰天陰陽錯繆即為惡歲
 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
 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夫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
 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

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表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
 魂魄對曰魂者索也魄者主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
 魂主元氣之舍也魄者生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
 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福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
 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何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
 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
 月感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
 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芽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天度即四序為不行
 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
 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久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
 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言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
 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損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
 不惡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
 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
 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利接兵血刃僵屍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
 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
 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
 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眾則

恥避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
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
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于臣竊自
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里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
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弊乎齊重
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我邦殺敗吾民
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
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
唇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
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
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其常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
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
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詬為人智而
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
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
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避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
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避逃出

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曰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
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子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
遂大義則敵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大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
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
受其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
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
許諾子貢去而之魯魯吳東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
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陳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
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復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
越絕卷八

外傳記地傳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
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冀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
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
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榔桐棺穿廣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廷表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畝一衣當禹之時舜允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
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

王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強兵地狹民少奈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言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天圖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及邦未至息自難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天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于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天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坐宜宜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十四

外傳春申君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吾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得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溢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夫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言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二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德序外傳記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夫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祀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口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得見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申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王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焉夫

差狂感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昌為謀范蠡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為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即凶耶兆言其災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子道以不害為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眾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優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眾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非常存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口世口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非微為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可知也恭承蓋翼迷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為周道不蔽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為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使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息之度觀乎請權能知口人之使敵邦賢不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教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口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詔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十五

敘外傳記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賊有數承三繼五故曰眾者傳目多則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立筆越作肉刑五刑因之也方氣應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魯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重衡五相益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口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瞻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人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說義行為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安民故以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問曰請糴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即知其情策於廟廊以和強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下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下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眾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為非義不死也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賤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

親親也子有與吳何親 白子胥以固子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自負而况面在子胥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負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敘師不說一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盲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聾聵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烹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况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况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耳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棋道厥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強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將信而得眾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勿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與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祖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云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子胥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佯狂無止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德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

死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問曰子胥伐楚宮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耳楚世子奔逃雲與之山子胥兵谷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介漁子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其榮於無道之楚與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問曰君甚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答墓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諷諷諷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為精露馬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子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鼠自谷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過故知新迷暢于胥以喻來今經世應覽論者不得豈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論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履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公政實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右越絕書十五卷崇文書目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人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經義考據田胡二家之說斷為袁康吳平所撰正以敘外傳記篇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又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謂以隱語離合姓名推而得之耳要之作者大意已具卷首本事篇今可不論也書多陰謀秘計而其精奧又在計倪內經外傳枕中二篇太

史公負殖傳略米其說所謂計然者即計倪范蠡之師也書本雜記吳越事而有荆平王春申君篇以子胥入吳破楚服越為此書之始及越滅吳楚又并越而春申君封吳為此書之終也其所以分內外篇體例未聞而吳內傳中雜引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事若欲以吳越事附於帝王霸之後者而又稱引孔子春秋以自附於作者之例則夸大之意也至謂賜以春秋改文尚質識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之句知作者蓋傳公羊家學而託之子貢云汝上王謨識

